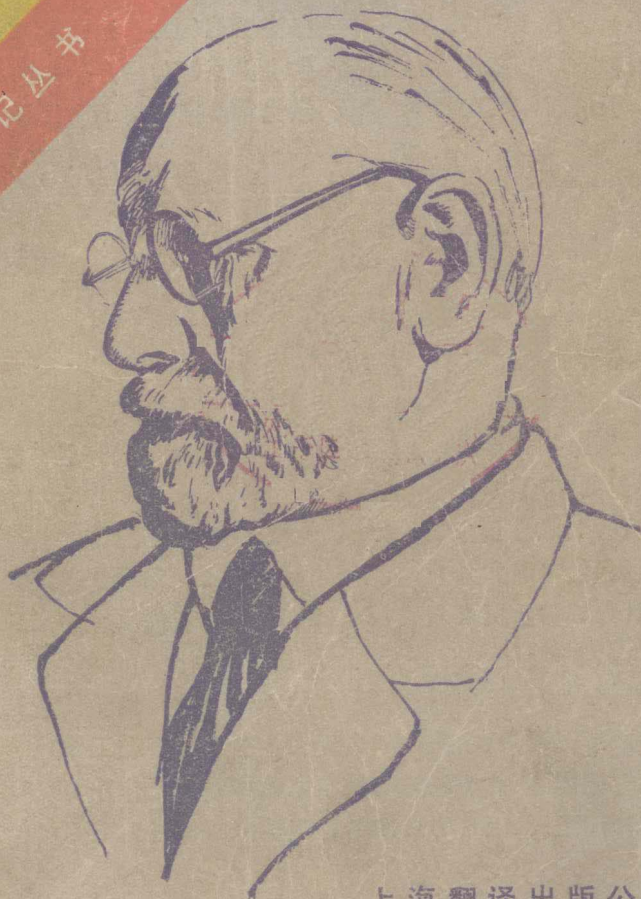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

上册

名家传记丛书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科学家传记丛书》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大师

上册

【美】欧文·斯通 著

关颖 译

非蒙 关明 校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弗洛伊德的生平为主线，全面叙述了他的研究工作和精神分析学的产生，发展和传播。上册描写他因爱情上的波折和经济上的窘困而被迫改变志向，开始自设诊所行医。然而这正是他事业的重大转折点。在治病中，他发现大脑无意识，精神病性病因和儿童性欲等现象及其作用。他的见解震动了欧洲学术界，攻击、谤诽纷至沓来……。本书情节生动、实例丰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追求真理者的生命画卷。

Irving Stone

THE PASSIONS OF THE MIND

A Biographical Novel of Sigmund Freud

A Signet Book

from

New American Library

Times Mirror

1971

弗 洛 伊 德

[美] 欧文·斯通 著

关 颖 译 非 蒙 关 明 校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武定西路 1251 弄 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7.25 字数: 336,000

1987 年 8 月第 1 版 198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80514-056-1

统一书号: 13311·52

定价: 4.15 元

主要人物表

齐格蒙·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 奥地利精神病学专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

玛莎—— (Martha) 柏林人；弗洛伊德之妻

明娜—— (Minna) 柏林人；玛莎之妹；长期与弗洛伊德一家居住

恩斯特·布吕克 (Brücke, Ernst) —— 俄国人；著名生理学教授，弗洛伊德的师长

弗莱彻尔 (Fleischl, Ernst) —— 奥地利生理学家；弗洛伊德青年时好友

埃克斯纳 (Exner, Sigmund) —— 奥地利生理学家；弗洛伊德青年时好友

约瑟夫·潘尼斯 (Paneth, Josef) —— 奥地利生理学家；弗洛伊德青年时好友

约瑟夫·布鲁伊尔 (Breuer, Josef) —— 奥地利开业医生；弗洛伊德的师长和好友

伯莎·帕本海姆 (Pappenheim, Bertha) —— 奥地利人；“安娜·欧病例”患者

阿玛莉 (Amalie) —— 弗洛伊德之母

雅可布 (Jacob) —— 弗洛伊德之父

西奥多·迈纳特 (Meynert, Theodor) —— 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和脑解剖学教授；弗洛伊德的师长

诺特南格尔 (Nothnagel) —— 奥地利著名内科学教授

夏可(Chorcot, Jean Martin)——法国著名精神病学教授
伯恩海姆(Bernheim, Hippolyte)——法国精神病医生、催

眠术专家

李厄保(Liébeault, Ambroise August)——法国催眠术专
家

阿尔弗莱德·阿德勒(Adler, Alfred)——奥地利心理学家；
“周三晚会”成员，后离异

马克斯·卡汉(Kahane, Marx)——奥地利开业医生；“周三
晚会”成员

鲁道夫·赖特勒(Reitler, Rudolf)——奥地利开业医生；“周
三晚会”成员

韦尔海姆·斯特克尔(Stekel, Wilhelm)——奥地利开业医
生；“周三晚会”成员，后离异

韦尔海姆·弗利斯(Fliess, Wilhelm)——德国耳鼻喉科专
家；曾是弗洛伊德的好友

尤金·布鲁勒(Bleuler, Eugen)——瑞士著名精神病学专
家；精神分析学的支持者

卡尔·荣格(Jung, Carl)——瑞士精神病学专家、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的学生和好友，后离异

麦克斯·格拉夫(Graf, Max)——奥地利音乐学院教授；“周
三晚会”成员

保尔·费得恩(Federn, Paul)——奥地利医生；“周三晚会”
成员

雨果·黑勒(Heller, Hugo)——奥地利图书出版发行商；“周
三晚会”成员

卡尔·亚伯拉罕(Abraham, Karl)——德国开业医生、心理
学家；“秘密委员会”成员

桑多尔·弗伦茨(Ferenczi, Sandor)——匈牙利精神病医生;“秘密委员会”成员

厄内斯特·琼斯(Jones, Ernest)——英国精神病医生;“秘密委员会”成员

布里尔(Brill, Abraham Arden)——美国心理学家

奥托·兰克(Rank, Otto)——奥地利心理学家;“秘密委员会”成员

汉斯·沙克斯(Sachs, Hanns)——德国心理学家;“秘密委员会”成员

谢尔盖·彼得洛夫(Petrov, Sergei)——俄国人,“狼人病例”患者

露·安德利斯—莎乐美 (Andreas-Salomé, Lou)——俄国贵族;尼采的情人;精神分析运动的支持者

玛丽·波拿巴(Bonaparte, Marie)——拿破仑·波拿巴家族后裔;精神分析运动的支持者

安娜·弗洛伊德(Freud, Anna)——弗洛伊德小女, 后继承父业

目 录

第一篇	愚人塔.....	1
第二篇	一个渴望的灵魂.....	65
第三篇	必经之路.....	131
第四篇	巴黎的外乡人.....	193
第五篇	一张处方.....	243
第六篇	冰消雪化.....	289
第七篇	沉没的大西岛.....	355
第八篇	意识的黑暗洞穴.....	395
第九篇	“凡人没有福份”.....	451

第一篇

愚人塔

第一卷
卷人題

他们沿着小路精力充沛地向上登去，年轻而修长的身体富有节奏地摆动着。近旁草地里，黄色的小花在低矮的草丛中开放。复活节过后，虽然那些花瓣象丝绒一样的铁线海棠都已枯萎，而春石楠、报春花和野蔷薇仍在山毛榉下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地毯。

他个子不高，挺直身子才勉强够得上五呎七吋，而眼下，他觉得自己与身边那位步履优雅的姑娘正好相配。他不好意思地偷偷瞥了一眼玛莎·勃奈斯的侧面——强健的下颌、鼻子和上额，他难以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他眼下只有二十六岁，在布吕克教授的研究所里专心致志于生理学研究。起码五年内不能涉足爱河，十年内不得成家。他曾是个成绩平平的化学系学生。难道他就不知道爱情与事业不能混为一谈？他说：“这不可能，这一切不该发生！”

姑娘惊讶地转过身来。林中的光线暗淡而柔和，象牙灰色的桦树下部枝条都已被折去，顶端高耸的绿叶象一把把大伞将阳光遮住。也许是莫德林城外山林中的阴影，使玛莎的脸成为他所见过的最可爱的面庞。她并没有装得楚楚动人，但他觉得她颇有魅力：灰绿色的大眼，敏捷、温柔中流露出深邃而有主见的目光。一头浓密的棕发正中分开，呈现出一条明晰的白线，两边的头发梳到耳后，平整地贴在头上。可爱的鼻子微微翘起。她那张双唇丰满红润的嘴，在他看来犹如奇迹一般。她的下颌在如此纤巧的脸上，似乎显得有些过于健

硕了。

“什么不可能?什么不该发生?”

他们来到小路的一处拐角。那儿,阳光透过绿色华盖照射下来。

“我自言自语了?一定是林中太寂静的缘故。如果你听得如此真切,那我得多加小心了。”

他们现在来到了一处草地。在那儿他们跨上一块平坦的岩石,眺望脚下的莫德林城。此刻,从公园内飘来隐隐约约的乐队演奏的乐曲声。莫德林离维也纳只有一小时火车路程。这是座迷人的乡村小镇,已成为维也纳人时髦的度假胜地;砖瓦屋顶在六月温暖的阳光中闪闪发光,形成一片小“红海”;镇后的葡萄园沿山坡而上,串串葡萄挂满枝藤。来年春天,维也纳人将在格林辛的“新酿酒家”喝上用这些葡萄酿成的“新”酒。

玛莎·勃奈斯和她家的朋友正在这里游览。那些朋友在莫德林的格里尔帕泽街上有座房子。齐格蒙是早上乘南线火车从维也纳来的。他们走过弗朗兹·约瑟夫皇帝广场,那里有根镶嵌金银、装饰华丽的“鼠疫圆柱”,纪念过去在这里战胜了一场瘟疫。他们接着走上哈普特大街,来到有钟楼和洋葱头形塔顶的旧市政厅。然后,他们沿着普法尔大街走过喷泉,来到城市上方的圣·奥特马教堂,教堂对面有一座圆形石塔。

“它看上去象意大利的浸礼会庙塔,”玛莎观察道,“可莫德林人坚持认为这是座古老的白骨塔。作为一个医学博士,你能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将自己的尸骨扔进塔里去的?”

“作为一个既无实践又没经验的初出茅庐的博士,我丝毫不知。你为何不写篇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我可以送交医学

院为你申请学位。你想做个博士吗？”

“不，我只想做个好妻子和有半打孩子的母亲。”

“这可不是什么非凡之举，你不用花费气力就能实现。”
在树林深处，她的眼睛犹如滚动的绿宝石。

“是在实现以后，我才不用费力。你知道，我是个浪漫主义者。我会爱我的丈夫，和他平安地生活半个世纪。”

“你是有志向的，玛莎！你还记得海涅的诗句吗？”

“‘我应不婚也不娶’”

普路托^①常常叹息，

‘自从娶了新娘子，

我才明白：没妻

没烦恼就没地狱。

自从娶了普芬尼^②

我天天盼着快点死！’”

她皱起双眉。“你真的不信？”

“我？当然不信！婚姻是为象我这样的庸人安排的。行过婚礼，我便会沉湎于家庭。”

“歌德是不是说过，那些想掩饰自己真情实感的人往往夸大其词？”

“不，我亲爱的勃奈斯小姐，这句话是你自编的。”

他和她相识的时间太短了，不能一一举出她所有惹人喜爱的地方，但他已被她的声音迷住了。玛莎才二十一岁，来自汉堡——汉斯埃狄克商会^③的宠儿，说一口纯正的高地德

① 普路托——希腊神话中的冥王。

② 普芬尼——希腊神话中的冥后。

③ 汉斯埃狄克商会——德国北部城镇的一个经济组织，成立于十三世纪。以其经济系统及法律垄断了当时欧洲北部的经济。自十六世纪起，该商会开始崩溃。

语^①，完全不同于快速而松散的维也纳方言，她对他讲过她为何一直保持着纯正的语言。尽管在念书的时候她的女友老说她傲气十足、高人一等；大多数维也纳人都这么看待那些有权势、有财产、自由刚毅的汉堡布尔乔亚们。玛莎的父亲伯曼·勃奈斯为维也纳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罗伦兹·冯·斯特恩做了十年功德无量的助手，直到两年前（一八七九年）突然去世。

“我在维也纳开始念书时，”玛莎告诉齐格蒙，“才八岁。我自然就随着同学们的发音讲话。‘城市’这个词，我念成‘城系’，‘石子’，我念成‘席子’。父亲将我带进他的书房，对我说，‘小东西，你说的不是德国话，是浑话。我们不念“城系”或“席子”。我们说“城市”和“石子”。这才是纯粹的德语。’第二天我告诉父母我吃了一种新式蛋糕，叫做‘希特鲁德尔’。父亲说，我不知道‘希特鲁德尔’是什么东西。但不管它是什么，我们得叫它‘斯特鲁德尔。’^②后来，同学们认为我是在自找苦吃，象个结巴，实在可怜。”

他们继续沿着小路的叉道向上登去。每条叉道两旁的树上都涂了一条条不同的颜色，使徒步旅行的人不会在这从维也纳南面绵延而来的茂密森林中迷路。地上铺满了松针，道路很滑，不太好走，齐格蒙只好抓住玛莎的胳膊，才不至使她摔到。太阳这时变得很热，伞状的松树在小道上方露出一丝空隙，松针和松脂送来阵阵诱人的芳香。

从高处传来了回声：

“喂！喂！快呀，掉队的人。”

他们想，一定是埃里走得很快，在前面探路。的确，这位

① 高地德语——标准德语。

② 斯特鲁德尔——德语Strudel，旋涡之意。

比玛莎大一岁半的埃里，玛莎的哥哥，喜欢走叉道。走同样的路程，他要比别人快一倍。

还有一刻钟就到山顶了。从这儿看去景色壮观：卡楞堡山——维也纳的市山，向北绵延十哩，守望着维也纳。

在塔状的树下隐约可见一家小咖啡馆。周末，一家家老小围坐在木桌旁，喝咖啡，饮啤酒。齐格蒙找了一张柳条椅子围着的石面桌，叫了三小瓶木莓汽水。三瓶汽水一送到，玛莎、齐格蒙和埃里同时伸出大拇指，紧紧摁住瓶口的玻璃球塞，“砰”的一声塞子掉进瓶里，他们喝起凉爽甘甜的汽水。埃里两大口喝干了汽水，像头雄鹿一跃而起，去寻找别的小路。他往身后传去一句忠告：

“别乱跑，我就来接你们。”

二

他们坐着，脸向着温和的太阳，暖意融融的阳光驱走了维也纳阴湿的冬寒。托斯卡纳^①早在二十二年前就已脱离了奥匈帝国，但春天灰蓝的天空仍笼罩着整个佛罗伦萨。

他伸出一只手，摊在桌子中央，她将自己的手轻轻地搁在他手上。冰凉的接触，静静地等待，她的皮肤在他紧握的手中显得鲜嫩湿润。玛莎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地瞧着他。尽管他们两家早有来往，但她和齐格蒙认识还不到两个月。他有一只强壮硕大的鼻子，傲慢地从两眼中间矗起；浓密而富有光泽的黑发梳成一个弯角，横过前额伸向右耳；一撮山羊胡子，一抹

^① 托斯卡纳——意大利中部地区，包括佛罗伦萨等城。

唇髭，高高的前额，一对明亮而稍嫌外突的黑眼主宰着这张引人注目的面庞。

“给我谈谈你的工作。我不是想打听你，我只知道你是布吕克教授生理实验室里的一个示范员。”

“对，我替布吕克教授的讲座准备显微镜玻璃片。”

他将椅子拉近些，椅脚擦过砾石面，发出了声响。“从头开始，还是从尾开始？”

“从头，从万事的开端。”

“头四年在医学院的学习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在我二十岁那年，我的动物学教授赫尔·卡尔·克劳斯两次派我去的里雅斯特^①，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动物学实验基地。我在那儿研究鳗鲡的性腺结构。”

“‘性腺’是什么意思？”

埃里从附近飞奔而过，喊了声“该回去了”就消失在树林的阴影里。玛莎和齐格蒙沿着绿色小道，勉强跟着。不一会儿，他们见到一颗大树横卧在道路上。他帮她跨过圆圆的树干，他实在忍不住不去注意姑娘的那双标致的脚踝。小道转了个弯，前面豁然开朗，只见阳光洒进一道深壑。伐木工正极其精确、四呎一行地将原木堆起。

“如果我们能像这些伐木工堆木料一样，”他喃喃道，“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该有多好？”

“我们不行吗？”

“不行吗？不可能吗？我想可以，玛莎。至少我希望可以，我生来喜欢有条有理，避免混乱。”

他们默默地走着，两人都在想原先那个问题。如果他不回答，她是不会再提起的；如果他作出回答，就象对他的同

^① 的里雅斯特——意大利地名。

行一样，她便会明白他已猜到她想知道。他用那种对找他辅导的医学院青年学生说话时用的学究式的平稳语调说道：

“词典给‘性腺’下的定义是：‘一种毫无差别的生殖细胞腺体，即动物的卵巢和睾丸。’我的任务是确定鳗鲡睾丸的位置。目前只有西尔斯基博士一人发现一点迹象。我只是去证实或推翻他的发现。”

当他说到“睾丸”一词时，玛莎差一点踏了空脚，幸好没事。她转向他，问：

“确定鳗鲡睾丸的位置有什么重要意义？它们怎么不在一千年前就被发现？”

“问得好！”他轻轻地挽住她的手臂。“除非在交配季节，平时是看不见雄性生殖器官的。鳗鲡在交配前都游入大海。从来没人在这个时候抓到过它们，也从来没人见到过一条成熟的雄性鳗鲡。而且，也许还从来没人对这感兴趣。”

“你找到了你要找的？”

“我想是的。西尔斯基博士是对的。我替他论证。克劳斯教授在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我的论文，论文发表在学院的简报上。那是五年前的事了。至今还没有人对我的发现提出质疑。

他的声音里回响着骄傲，好象一个男子在世上可做的最美好的事，便是勤勤恳恳地工作。她露出赞同的眼光，鼓励他继续下去。此刻他觉得自己正将内心的信念和盘托出，他还从未这样对待过一个女性，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整个问题比克劳斯教授的动物雌雄同体理论的实用性大得多，尽管鳗鲡看上去似乎符合他的理论范畴。科研工作必须不受现存的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在科学中，无知是恶，知识才是善。查尔斯·达尔文认为，我们早在几百万年前就来

到这个世界。开始时，我们对周围的自然力一无所知；然而，经历了几百万年，人类的大脑铲除了这种无知，储存了来之不易的智慧。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冒险：发现或了解以前从不知道的东西。点点滴滴的新知识，不必有特殊的或实际的使用价值，至少当时还没有。我们认识了一些东西，并且证实了这些本来属于黑暗世界一部分的东西。”

这会儿轮到她伸出手抓住他的手：温暖、瘦削的手，因它主人给朋友展示了一幅美好的图景而兴奋地颤抖不已。

“谢谢你。以前从来没人这样对我说过话。这使我觉得象个……象个人。不，象个大人。即使你到卡恩特纳街上，也不可能给我买到比这更好的礼物了。”

他们准时回到格里尔帕泽街上的住处喝午间咖啡。齐格蒙和玛莎愿意在花园里喝，埃里则与主人们在屋里喝。屋后用围墙圈起的花园很小，酸橙树鲜花怒放，空气中香气浓郁。玛莎把一盘油炸面拖白接骨木花端到凉亭里，她坐在粗木长凳上，紧挨着他。她高高地举着两只罐头，他注视着她的白领棕色纱罗衣里优美的双臂和双肩。他们从一只银碗里捡着果子吃。

“看”，她喊起来，“一对‘情侣’，一个双杏仁。这下我们得交换礼物了。”

“我喜欢好兆头，尤其是当它降临到我头上时。坐近些，这样比你从沟里买件礼物给我强多了。”

她坐得很近，他只要微微倾斜身子，就能碰到她的肩。她两眼兴奋地转动着。他爱这位姑娘。他以前只尝试过一次爱的滋味。在十六岁时，父母亲送他去弗赖贝格度假，那时他住在朋友弗勒斯家。齐格蒙迷恋上他家十五岁的女儿吉赛拉，他和她一块在富有浪漫情调的森林中漫步，幻想着婚后在一